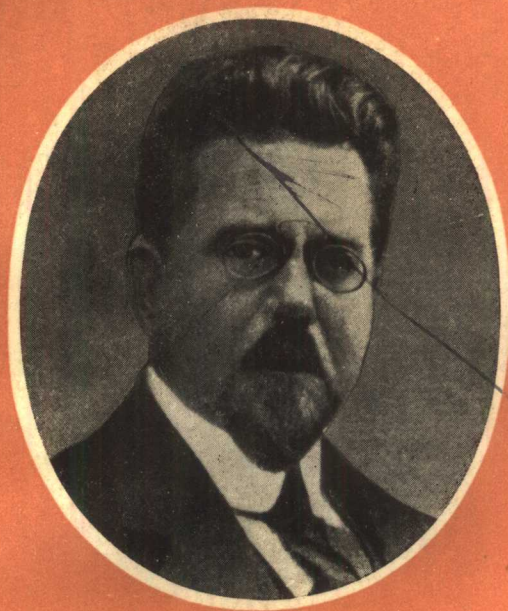




萊蒙特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册号1287 字数17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3/4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3001—16000册

定价(4) 0.77元

前 記

烏瓦廸斯瓦夫·萊蒙特是十九世紀末波蘭卓越的現實主義作家，一八六七年生於波蘭羅茲城附近的柯別爾村，出身於破落的小貴族家庭，父親是鄉村教堂的琴師。他童年時期是在貧困的農村中度過的，父母對他管束極嚴，只有他的脫離家庭的哥哥偶爾偷着送給他些書看，從這裡他得到不少快樂和知識。尤其是对波蘭有名詩人斯洛伐茨基的作品，他很感興趣，如《麗拉·溫尼達》，對他後來寫得很成功的小說《農民》中的人物形象很有启发。

萊蒙特年紀很輕便離開家出外謀生，他一生曾從事過很多種職業，做過裁縫、鐵路職員、工廠工人、流浪藝人，以及候補修道士。多年的漂泊生涯使他獲得了非常豐富的生活經驗。

他熱愛景色幽美的波蘭鄉村，對純朴的農民衷心懷着深厚的感情。在當時波蘭農村中存在着兩種矛盾：即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和農民與富農之間的矛盾。萊蒙特的作品，大多數是以前者為題材的，真實地描寫了舊時代波蘭農村中的灰暗生活。萊蒙特曾經潛心地研讀過波蘭著名小說家顯克微支的歷史三部曲，《火與劍》、《洪水》、《渥瓦寶堯夫斯基先生》，他從這裡找到了在文學上將來要走的道路。

萊蒙特較早寫成的長篇小說《福地》（一八九七年），是寫波蘭資本主義城市羅茲的初期發展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殘酷無

情的剝削和无产階級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作者又把这种剝削归咎于外国，而用一个“好的”本国資本家来反对他們。其实，这里对工人的狠心剝削，足以說明剝削是一切资产階級的共同点，并不因国籍不同而有所差別；但作者却把希望寄托在工厂主道德的提高上。

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七年間萊蒙特完成了一部最成功的長篇小說《农民》(四部曲)。每部的名称是《秋》、《冬》、《春》、《夏》。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波兰农村中农民反对地主的尖銳斗争，同时也丰富多彩地、如詩如画地勾勒了一幅波兰农村生活和农民风俗习尚的瑰丽图景。在这部小說里，表现了波兰农村的階級分化，其中有貧苦的农民，也有富裕的农民，有神甫，还有地主，这里主要写的是乡村富紳波列拿的家庭事件。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說中創造了普通农民和雇农的鮮明的典型形象。他写出了給財主开拓产业的困苦的劳动人民的境况。他正确地描写了农民对地主的憎恨，还描写了农民为了爭夺林地跟貴族老爷的狗腿子发生了血淋淋的冲突，并指出了假仁假义的神甫和地主是串通一气的，同样是守財奴，是农民的剝削者。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后写成的《农民》后两卷中，萊蒙特竭力想緩和农村的階級矛盾，例如写富紳波列拿，在与全村人民利益有重大关系的械斗中負了伤而死去了。

十九世紀末期，資本主义在波兰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萊蒙特虽然目睹了资产階級殘暴自私和劳动人民的异常貧困，但因也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則，不能認識到无产階級的伟大作用，他的世界觀就不免有资产階級的局限性。所以在他的長篇小說《农民》中，他当然也不可能瞻望到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的胜利远景。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間，萊蒙特还写过一部历史小說《一九一四年》（三部曲），包括《共和国最后的議會》、《不应当悲愁》、《武裝起义》三卷，是叙述波兰独立的最后年代的历史情况。另外，萊蒙特在早期还以流浪艺人的生活作为题材写过长篇小說《喜剧演員》等。

除了这几部长篇小說之外，萊蒙特还写过很多結構謹严、意义深刻的优秀的短篇小說。

本書所选的几篇短篇小說 是作者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間所写的最好作品。《母狗》是拿一个作母亲的女地主和一只作母亲的母狗相对照的短篇小說，表明了暴虐的貴族妇人远不如动物慈善和純洁。在《湯美克·巴朗》中，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农民，有好几个孩子，吃不飽，穿不暖，在飢餓和失业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自縊了。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失业工人的悲惨命运，听到了作者憤怒的控訴。在《死》一篇里，描写一个女入为了貪得产业，把自己的父亲撵到猪圈里，老人就这样活活冻死，这篇小說恰好証实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說过的一段話，“资产階級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籠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紗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單純金錢的关系。”

在波兰文学中，萊蒙特无疑是最有天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之一。但是由于他在写作中始終不能看出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間的矛盾的途径，因此他看不到光明的未来，甚至到晚期，他在創作上还发生了危机。不过在萊蒙特的优秀作品中，他总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歌頌工人階級的劳动，揭露资产階級的貪婪无厭和道德墮落。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在自由国土上愉快劳动的波兰人民，都非常重視萊蒙特的作品。

本書中除《死》轉譯自《波兰短篇小說选》(“Selected Polish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1), 《湯美克·巴朗》轉譯自《世界中篇小說选》(“Great Short Novels of the World”,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29)外, 其余各篇据阿布金娜婭所譯的《萊蒙特短篇小說集》(«В. РЕЙМОНТ: РАССКАЗЫ»)俄譯本(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轉譯

編 者

統一書号：10019·1287

定 价： 0.77 元

目 次

前 記.....	1
母 狗.....	1
死.....	18
湯美克·巴明.....	41
正 义.....	94
某 日.....	211

母 狗

“維吉克！維吉克！亲爱的！”

孩子回头一看，勒住他騎着的小馬，生气地說：

“什么事？……”

往哪儿跑，这些小鬼！只要一轉身，就象猪一样地爱淘气！

他把馬一拍，赶上了在路上和在播了种的田野里奔跑的馬群，把它們都赶到一起。随后他重新騎馬走近花园的篱笆，篱笆里边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維吉克，亲爱的，帮我跳过去！帮帮忙吧，亲爱的，我怕摔跟头呀！”她紧紧地抓住篱笆木桩的尖端唠叨不絕地說着。

“亏你想得出！我怎么走近你呢？”他从容地放下了卷到膝头上的褲脚。

“可是你可以騎着馬到这儿来呀！”

“跳过沟嗎？”

“啊，对！”小姑娘忧愁地对那条沿着篱笆流的深沟看了一下。

“小姐，你就順着杆子溜下来吧！”

“怎么着——滑下来？”

“唉，跟娘儿們打交道！她們什么也不懂！用膝盖夹住杆子——不就下来了！”

“噢！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

她想起了叶美加从干草棚上沿着杆子“溜下来”的情形。

“不过当我往下爬的时候，你可不要看！”

“为什么？”

“喂！告诉你别看，你就不要看！”她很严肃地斥责着他，因为他不懂而生他的气，脸上更浮起一阵红晕。

孩子嘲笑地哼了一声，就扭过身去。这个小姑娘把手里的书丢在路上，按照维吉克教她的样子沿着杆子溜下来，到了地上，走过沟，愉快地说：

“把你的马带过来，让我们骑一下！”

孩子有顾虑地搔着头。

“扶我上马！我们俩一同骑着跑！”

“要是让别人看见，告诉了太太，怎么办？”维吉克不满意地抱怨道。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到草场上或是到森林里去。怎么样，维吉克，亲爱的……”

“我怕，小姐！东家老爷说过，如果再看我和你在一起，他要给我一顿毒打……”

“爸爸不会晓得的。来，扶我上马！我愿意送给你一条衬衫上用的红带子。”

孩子渐渐心软了。他伸直一只赤着的脚，当作马镫，把手伸给小姑娘。她一眨跳跳到他面前的马背上，抓住马鬃，用光脚穿鞋的两条腿紧夹着马的两侧。维吉克用一只手抱着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另一只手在马颈上打了一下，掉过马头，吹起口哨，用脚后跟一磕——他们便象旋风一样飞驰起来。

他们俩沿着道路向庄园和森林之间低洼的草场驰去，小姑娘的嘴唇上和眼睛里都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一种蛮干的热情驱

使着她，热血在她身上奔腾，她急促地呼吸着，叫喊着，总是一耸一耸地赶着马向前跑。她的两颊发光，头发随风飘拂，辽阔的田野很快地在眼前出现。有时候她头晕得厉害，勉强强地喘息着，可是仍然不断地赶着马，精神焕发地叫喊着：“快跑！快跑！”他们象箭一样地飞跑。维吉克紧紧地搂住她，不断用脚跟磕着小马，沉醉在这疯狂的奔跑里，还高声喊着：“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小姑娘仿佛在马背上生了根似的愉快地附和着，她非常兴奋而快乐，眼睛半睁半闭地赶着马向前飞奔。他们疾驰过了草场，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割草的人们，以后又在浅水的地方渡过河，跑到那片结了麦穗的田野上，在那片牲畜正吃草、牧人正互相欢谈的休耕地上飞驰起来。

他们骑着马这样地狂跑，气喘吁吁，直到一堵高墙似的森林挡住他们的去路。那匹马也筋疲力竭，放慢了步子，再也不肯走了。在林边，维吉克停下马来，跳到地上，小姑娘也跟着跳了下来。她搀着他的手，他的一只空手抓住马鬃，他们便走进森林里。

这里是一片阴暗和不可思议的静寂。这两个孩子来到一小块长满青苔的旷地上，坐下来休息。维吉克伏卧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小姑娘却用围裙擦干她淌汗的脸。当森林嘩嘩响起来的时候，她觉得有些不自在，便向她的保护人身旁偎攏些。松树金黄色的树干屹然不动地立着，象千百根柱子那样撑住绿蔭的屋顶；在松树下面象地毯一般地铺着一层软如绸子的棕黄色藓苔。有些地方凤尾草的扇子般的叶子被突如其来的微风拂着，微微摆动。阳光勉强穿过树枝，在藓苔上和淡绿色的榛树叶上描绘出奇异的金黄色蔓藤花纹。

孩子们贪婪地呼吸着森林内树脂的馨香。四下里静得使他

們害怕，他們不聲不响地坐了好久，听那远处啄木鳥不知疲倦地啄松树的响声，和偶尔飞过森林的一只烏鴉的呱呱叫声。有时候打草場上传来割草人歌声的微弱尾音，有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快乐的呼声掠过森林。随后又寂靜得可以听见松树上金黄色針叶落下来时发出的沙沙声。有时忽然飞来一大群喜鵲，它們唧唧喳喳地爭吵，使得森林喧嚷起来，然后又飞开了。有几只小金虫在乱叫；有一只蜜蜂嗡嗡地飞过去找寻花朵。有时还听见一只松鼠咬着去年的毬果发出撕裂声，有时又听到风在树梢呼啸，打扰了蒼松的宁靜，使它有时摇摆起来，生气似地互相私語。太阳光一点点地射进綠油油的密林，琥珀色的树干放出象金色錦緞的光芒。可是突然一个阴影潛入森林，慢慢渗透了整个松林，使森林里昏暗起来，仿佛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清了。喧嚷的森林听起来好象是无数悲伤的呻吟，从丛林深处发出冷冰冰的气息，象刺骨的寒流一般，冲到孩子們的脸上。

这时正在吃灌木丛嫩叶的馬惊惶地一叫，使孩子們又活跃起来，忘記了疲倦。維吉克看見松树上有一只烏鴉窠，就爬了上去，可是太高了，够不着。小姑娘也試了一試，衣裳扯破了，脚也擦伤了，也是毫无所得。于是他們开始赛跑，互相躲在树后捉迷藏，翻筋斗。小姑娘一定要学会倒立（她們管这个叫“豎蜻蜓”），虽然維吉克扶住她的脚，她还是屡次摔在地上，使得两个人都乐得哈哈直笑。維吉克从榛树上砍下两根棍子，教小姑娘做“赶猪游戏”。他們的笑声响得森林里起着回声，小馬也用嘶叫来附和他們，象小狗一样跟在他們后面跑。小姑娘乐极了，忘記了世上的一切。

他們玩够了，才想起該是回去的时候了。于是騎着馬慢慢地走。維吉克这时有点不安起来，他老是轉过身去朝他撇下馬

群的方向看。

“我渴了，”当他们过河，马停了下来，把浑浊的水从牙缝里吸取着的时候，小姑娘这样说。于是维吉克弯下身子，用草帽舀水给她，她贪饒地喝着。

“怎么这样渾？”

“高脱利納的水閘打开了，看，水涨得多高呀！”

小河里一层頂着黄色泡沫的波浪喧嚣地翻滾着冲上岸来。

“芬加在哪儿？”小姑娘問。

“我哪里知道？它大概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昨天就没有跟着我出来放馬。”

“它可下了小狗了？”

“还没有。”

“将来给我一只，好吗？我挺爱小狗哪！它可以跟我的洋娃娃一起睡在小床上。”

“怎么，这哪里行！东家老爷一定会吩咐把它放在泥潭里給淹死。喂，小姐，快些走吧！”维吉克一想起地主，就又加上了一句。

“再等一会，瞧，这儿多美！”

“我把小馬放在路上……要是它們不回馬圈，窜进黑麦地里，我可就倒霉了！”他用脚磕着馬，催促它快跑。

“多么美呀！瞧，瞧，维吉克！”她用手指着落日。

“当真！紅得象火一样……”

小姑娘望着天空出神，维吉克却一直赶着馬，想到那些小馬就胆战心惊。

西方灰蓝色的天空仿佛罩上了深紅色金綫織成的鱗片，低低地躺在地平綫上的太阳恰象一只沒有睫毛的大眼睛，发射出

一种叫人忍受不了的光輝，在太阳上面展开一条黃銅色的长棍，鮮紅的万道迴光在那条帶子上閃爍着。多芒的大麦穗在火紅的夕阳里放出綠油油的金光，而黑麦却变成了鋼鉄的色彩。茂盛的三叶草，好象血紅的毯子一样，里面布满了一丛丛的淡紫鵝掌草，一眼看去就能从灰色的燕麦田分辨出来。經太阳光直射的树林，投下一排排长长的阴影，好象一些巨人。它們的树叶一面是金黃色，另一面是黑色。阳光落在树叶和树枝上，好象古代拜占庭的画家一样，在路旁的草上涂一层金色的背景，然后在这层金色背景上用阴影描画了各种花紋。

時間一刻一刻地过去了。黃昏从神秘的洞穴里爬了出来，愈来愈广地弥漫开了。太阳落山了，在犁沟里，谷地里，在枝叶繁茂的梨树下面，烟霧漸漸浓厚起来，而草場已經在露水下变成銀白色，蒙上了一层紫色的薄霧。寂靜降临到了人間，它主宰一切地籠罩了各处。

維吉克一点也沒注意到这个，他只是不时地重复說道：

“快些，小姐，看在上帝的份上，快些！”

“別怕，我請求父亲不要打你，我們騎馬多快乐！我不明白，媽媽为什么不让我？”

“因为我不配跟你一起玩。”

“为什么，維吉克？”

“你是地主的女儿，我却是一个看馬的。”

“唉，这有什么关系？我跟你騎馬比讀那撈什子的法文要快乐得多。”

“无論如何，你是貴族小姐，我却是庄稼人。”

“可是老师說人都是一样的。”

“哼，有什么地方一样呀！貴族有許多地，他們有學問，他

們飲食起居都不象庄稼人一样。”

“維吉克，你媽为什么不送你上学？”

“她沒有錢，看起来，我只好做一輩子不識字的庄稼人了。”

“要是你有錢，維吉克，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如果有錢的話，小姐，我就要学会貴族們所学的一切……要給自己买漂亮的衣服……要是錢够的話，就在克廉伯或在古里巴斯买地，买些牛馬……我要做这样一个主人，庄稼人会选我做村长……到节日我要替神甫拿华盖……”

維吉克富于理想地笑了一笑。

“老师总是吩咐备小馬給我騎，小馬只能勉强地爬，象小牛一样慢騰騰地跑。怎么，难道我說得不对？”

“对，小姐。”

“我一长大，就只騎父亲的馬，怎么，維吉克，你不信嗎？”

“那原是馬場里的快馬。你可对付不了，小姐。”

“那么，我們一起騎，好嗎，維吉克？”

“行，如果我做了馬夫，我会和你一起騎。”

“我們照克拉高夫^①的风俗裝飾馬，給它扎上帶子，我們坐上爸爸买的新馬車……跑得飞快飞快！好嗎，維吉克？”

“好，小姐。”

“維吉克，我的書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呢？就是那本有圖画的書嗎？”

“不，另外一本。这是法文文法。我带到花园里去預备溫习功課的。天呐，我把它弄到哪儿去了？唉，媽媽会多么生气呀！快走吧，或許遺落在我爬过籬笆的地方……”

①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都市。

他們急忙跑到花園。小姑娘一跳下馬，立刻就找到了那本書。可怜的文法書丟在地上已經破爛不堪了，看來曾被小馬的蹄子踏過。小姑娘胆戰心驚地把書仔細看了一下，又用外衣擦了一下，可是一點也沒有用。

“幫我爬過去。”

維吉克蹲下來，她跳到他的肩上，上了籬笆，一轉眼滑下去，消失在花園里。

維吉克不安地東張西望，去找馬群。小姑娘卻打開書，匆匆忙忙地大聲讀起來。

“J'aime, il aime, tu aimes, vous aimez, nous aimons, ils aiment^①”她專心一志地讀着，因此一開始沒有聽見有人在喊她。

“多夏！多夏！”

多夏哆嗦了一下，一面嘴里更慌忙地讀着法文動詞變化，一面向屋子跑去。她害怕起來了。雖然她急急忙忙，但仍注意到老師站在向花園突出的涼台上。多夏跑得更快了，她繞過一所房子，穿過院子，向正門跑去，同時苦惱地低聲讀着：

“J'aime, il aime, tu aimes, vous aimez, nous aimons……”可是下面她就記不清了。她突然看見母親站在階上，老遠就注意盯着她，便不作聲了。

太太一眼便看出她的女兒騎過馬，多夏的頭髮蓬亂，衣服揉皺了，扯破了，黃皮鞋上面粘滿溝里的泥塊。母親顛巍巍地喝問：

“老師在哪兒？”

“不知道，媽媽。我……我剛在花園里……讀書……沒有看

① 法語動詞變化，意即，我愛、他愛、你愛、你們愛、我們愛、他們愛。

見她……”多夏為自己辯護，吓得发抖，用怯懦而懇求的眼睛斜睨着母親。

“拿書來看！”

小姑娘臉色發白，又開始拚命自言自語地背起法文動詞變化。

“你該讀哪一課？”

多夏指出了應當讀的那一頁。

“好，你就背一遍吧，眼睛沖我看著！”

多夏被母親尖厲的音調吓住了，開始唧唧咕咕亂說了一些。

“慢點說，說清楚些！”母親盡量耐住性子粗聲粗氣地說。

“J' aime, il aime……j' aime……j' aime……”小姑娘嘴裏喃喃說着，但是心里非常不安，自己也不曉得說了些什麼。

“再說一遍！”母親命令道，同時藏在背后的鞭子握得更緊些。

多夏明白這種動作是要挨打的預兆，呆住了，已經說不上一個字了；兩眼睜得大大的盯着母親，吓得失去了感覺。

“這就是你讀的書！我花錢請老師，難道是要你做一個野丫頭嗎！你剛才當真在花園里嗎？”

“是的，媽媽，”多夏含着淚說，聲音低得勉強能聽見。

“別扯謊！”母親用皮鞭打着她的脊背。

小姑娘大聲哭叫，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她痛苦和慌亂得直哆嗦，倒在母親膝前。

“媽媽！媽媽！”她象瘋了一樣地喊着。

“還敢跟趕馬的野小子鬼混嗎，你这賤東西？我要好好地管教你一頓！我要用鞭子趕走你对那些野小子的愛情！十歲的小